读史札记

清初达尔汉名号考述*

N. 哈斯巴根

据前人考证，达尔汉这一名号始见于柔然，称“塔寒”。继为突厥沿用，称“达干”，为专统兵马的武职。之后回纥、达旦等都沿用过该名号。至南宋，在五城之地畏兀儿族中，仅成一世袭空名而已。蒙古兴起后，达尔汉又被广泛使用。[①]清初，满洲人从蒙古那里借用该名号，使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功能。本文从满蒙关系的视角考察达尔汉号的源流问题，探索清初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特征。

一、达尔汉溯源

蒙古语 darqan，蒙元时代汉文音译为“答剌罕”，明代“打儿汉”，清代“达尔汉”。它是突厥、蒙古两族长期沿用的名号。答剌罕一词有“得自由”、“自在”之意。1206 年蒙古立国，成吉思汗对于共同创业的功臣，授以万户、千户等有实职的官号，而对成吉思汗本人或其子有救命之恩的人，则更授以答剌罕之号。元朝答剌罕享有多种特权：宴饮乐节如宗王仪；允许宿卫佩戴箭筒；围猎时猎获的野物归自己独有；出征时抢掠的财物归自己独有；九罪弗罚；免除赋税；勿须获得许诺，随时可入宫禁；自由选择牧地。蒙古答剌罕号也是世袭的。[②]这一名号一直保持到北元时期。17 世纪初，王士琦《三云筹俎考》记载：

> 打儿汉，凡部夷因本管台吉阵前失马扶救得生，或将台吉阵中救出者，加升此名。因救台吉自身阵亡，所遗亲子或孙酬升此名。亦有各色匠役手艺精，能造作奇异器具，升为此名。[③]

这里列出被封打儿汉即达尔汉号者的条件，或从危难中救出台吉；或能造奇异器具等。看来，这一时期的达尔汉号依然保存着蒙古初期的一些特征。但该书没有透露达尔汉的其他信息。又据明萧大亨所著《北虏风俗》：

> 及虏既归，仍以纛竖之如前，将所获一人生束之，斩于纛下，然后会众论功。群夷上所卤获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卤获于虏王，而莫之敢匿。虏王得若干，余以颁群酋；群酋得若干，余以颁群夷。功轻者升为把都儿打儿汉，功重者升为威静打儿汉，再重者升为骨印打儿汉，最为首功，则升至威打儿汉而止。[④]

这四类达尔汉号是凭借战功获得的，是北元时期达尔汉发展的新动向之一。16 世纪初，达延汗打败右翼异姓部长之后也给予有功者以达尔汉（达尔罕）号，据佚名《黄金史纲》载：

> 其后，达延可汗对参加右翼三万户之战的人皆授予“达尔罕”，封察吉察的子孙为没有“那颜”的自由人；封卫喇特的实古锡与阿噶拉噶齐二人的子孙为七世不纳贡赋的人。[⑤]

二、清初达尔汉号

《满文原档》的开头部分记述了 1607 年

[收稿日期] 2011－10－15
[作者简介] 哈斯巴根（1972—），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努尔哈赤和乌拉之间的战争:

> 于淑勒昆都仑汗四十九岁的丁未年三月二十日，布占泰截路的一万兵，被两个儿子率领的一千兵击破。阵斩领兵主将博克达贝勒父子，生擒常住贝勒父子，及其弟扈里布贝勒三人。杀其三千人，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中略）去时天现吉兆有明线连在军队的大纛上，因此击破了布占泰截路的万兵。待击败敌人回来后，淑勒昆都仑汗赐给弟贝勒“达尔汉巴图鲁”名号，汗亲生的长子首冲大敌，特赐名号“阿尔哈图图们”，次子代善贝勒，于阵中把主将博克达贝勒于马上生擒斩之，同伴进入敌阵时追击都追不上，而与其兄长一同进击，因而赐与名号为“古英巴图鲁”。[6]

正如《北虏风俗》所言“功轻者升为把都儿打儿汉，功重者升为威静打儿汉，再重者升为骨印打儿汉。”在此只是置换了“打儿汉”和“把都儿”二词的前后位置。“古英”就是“骨印”。伯希和认为，“古英”名号来源于汉语“国王”一词，[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词意发生变化，成为满蒙部落首领或权势者拥有的一种荣誉名号。[8]然而，arγatu tümen（阿尔哈图图们）二字也是蒙古语借词。arγa是“计谋”、“谋划”等的意思，tu 可以作为“人”或“者”的后缀词，所以合起来就是“计策家”、“谋略家”。Tümen 是满蒙语“万”字，代表多数。因此“阿尔哈图图们”其实就是指一个“有很多计谋的人”。这个名号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专称，清官书里说褚英是“广略贝勒”，此“广略”应该是从这个名号译过来的。[9]

努尔哈赤其他儿子还有不同名号，多尔衮号墨尔根岱青，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等，皆取于蒙古语。当初，扶持努尔哈赤起家的五大臣，即额亦都巴图鲁、费英东扎尔固齐、安费扬古硕翁科洛巴图鲁、达尔汉恰扈尔汉、何和礼额驸，其中四位的名号都是蒙古语借用词。

达尔汉恰，又写大儿汉虾等。戊申年（1608）十二月，“太祖命胡儿刚虾领兵一千征东海兀吉部所属呼夜卫。克之，获人畜二千而还。因有功，赏胡儿刚虾盔甲、马匹，仍赐名大儿汉虾。”[10]胡儿刚即扈尔汉，原号为虾。“虾”，蒙古语 kiy-a，意为侍卫。扈尔汉因此次征战有功再得达尔汉号。

后金国建立之前官员并不多，拥有达尔汉号者也是少数。但随着后金国权力的展开，需要各种官制来加强管理，达尔汉号的授予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授予立战功者。上述努尔哈赤授予其弟舒尔哈齐“达尔汉巴图鲁”就是一例。天命十一年（1626），后金出师喀尔喀击败囊努克:

> 昂昆（明安贝勒之子——引者）随即前进，并射倒囊努克贝勒之达赖塔布囊，诸贝勒将其进入告汗，汗嘉之曰:“我等何国之人未曾养育？有谁似此报效养育之恩乎？”随赐以达尔汉和硕齐之名号，并委以随从行走。[11]

和硕齐，蒙古语，是“先锋”之意。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赐奈曼部贝勒洪巴图鲁号为达尔汉，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号为卫征。赐号之缘故，即洪巴图鲁、喀巴海台吉以察哈尔汗不道，欲依傍天聪汗，俱来归附。后出征察哈尔阿拉克绰特部，杀其台吉噶儿图，俘获人口七百，以所获献汗。”[12]这也是立战功者授予名号的例子。史料显示，多数被授予达尔汉号者皆因创立战功而得。

第二，授予出使立功者。天聪元年（1627）有谕“因当阿赖不惜身家，为两国讲和，赐号卓里克图达尔汉，任往来于八贝勒家。”[13]卓里克图，蒙古语，是“勇敢的”、“能干的”、“意志坚强的”、“坚毅的”之意。又，崇德元年（1636）谕曰“阿赖，尔原系蒙古喀尔喀部人，自喀尔喀携妻来投。受命出使阿鲁部杜稜郡王处，招降其部。复受命出使时，杜稜郡王率部来归。故赐以达尔汉名号，免差徭。”[14]

第三，授予护送福金等立功者。天聪九年（1635），天聪汗皇太极娶刚前来归附的原察哈尔林丹汗大皇后囊囊。“汗与囊囊太后成婚。赐携囊囊太后前来之郭尔图色臣号为卓礼图达尔汉贝勒，命行兵居前，出猎居中，来往给以供应，世世子孙，免应驿骑、徭役，男子呼其原名，罚之鞍马，妇女呼其原名，罚之捏

折女朝褂，仍给与金印敕书，并赏驮甲胄雕鞍马。”[15]

第四，授予自愿来归者。天聪八年（1634），“阿禄伊苏特部古英和硕齐，先为两国往来议和。其后，察哈尔征阿禄济农，遂率族众来归。汗嘉之，赐号达尔汉和硕齐。令行军居前，田猎居中，及其子孙，俱照此行，赐以敕书。”[16]

第五，授予重要事件中的向导者。顺治三年（1646）的一份诰命写道“达喇海，原系乌珠穆沁车臣亲王侍卫，和硕德豫亲王统兵追歼腾吉思时，念其直至喀尔喀为向导，而赐号达尔汉，免其应付差马口粮之役，赐号准袭三次。”[17]

第六，授予善于言谈者。天聪八年（1634）正月，“初二日。以元旦礼，汗与大贝勒召诸贝勒、大臣及各地蒙古贝勒入衙门，备陈百戏，设宴。宴毕，汗曰‘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下巴珠代先赐号都喇尔侍卫，其做戏言语明爽，甚快心意，复赐都喇尔达尔汉之号，并赐御用绣面缎裘、蟒缎一匹，素缎一匹，毛青布十匹，听其出入八和硕贝勒家，入则勿令空返，贝勒有加怜悯者，可予以赞助。’此谕宣知于诸贝勒及外蒙古诸贝勒。”[18]

除此之外，也有因其他贡献而被授予达尔汉号的人。例如，顺治二年（1645）的一道诰命所载“德木齐鄂木布，原系蒙古土默特鄂齐克喇嘛之徒，上命其修复归化城旧佛庙，因努力修缮，才能超群，故赐其德木齐达尔汉纳昂苏尊号。”[19]

达尔汉号的授予，除少数只授达尔汉外，大多数都是在该号前后再加其他词以示其荣耀。如达尔汉巴图鲁、戴达尔汉、卓里克图达尔汉、达尔汉和硕齐等。后金国改国号为“大清”之后，册封满蒙贵族还多采用多罗达尔汉戴青、多罗达尔汉郡王、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等当作爵位名号。

下面再考察清初拥有达尔汉号者享有的一些特权。

第一，准许子孙世袭罔替。如天聪五年（1631）赐汤赛号达尔汉豁绍齐，天聪汗谕：“于大凌河之役，汤赛效力行间，赐以甲胄及达尔汉豁绍齐名号。自此以后，凡使臣及诸台吉，勿向其征马公粮。此达尔汉名号，著其子孙世袭罔替。”[20]有些诰命还明确提到准许承袭的次数。如崇德元年（1636），赐布尔噶都以戴达尔汉名号曰“布尔噶都原系蒙古国喀喇沁部管固山事贝勒。蒙古国乱，自本地身先来归。随征北京，为向导，入明边后，以导引有方，令驻守归顺之罗文峪城，时明国吴副将、丁副将率兵三千来战，击败之，余骑奔入一堡。次日攻克之。是役也，擒获丁副将及官五员来献。又攻克一堡。察哈尔兵至，夺土默特部西兰图所属人畜而去，追击之，足被创。又率本部人来归。是以赐名戴达尔汉，授为一等昂帮章京，准再袭十四次。”[21]

第二，其他特权。天聪九年（1635）两份资料载:

> 有逋逃五人杀汗所遣使臣，逃阿鲁地方。有名扬者追至兴安岭，尽杀之。汗嘉之，赐扬号为达尔汉哈坦巴图鲁，给以敕书，若男人呼其旧名，则罚鞍马，妇人呼其旧名，则罚捏折女朝褂。行兵令居前，从猎令居中，免其驿马、干粮。[22]

> 天聪汗嘉察哈尔部归附大臣多尼克鲁克护送察哈尔汗福晋前来，赐以甲胄鞍马，号为都喇儿达尔汉贝勒，给之金印敕书，并命于国中行，每宿给以公粮，子孙永免驿马、干粮，从猎居中，行兵居前，男人呼其原名，则罚鞍马，女呼其原名，则罚捏折女朝褂。[23]

这种权利颇像蒙元时期的情况，达尔汉的特权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改变。《理藩院则例》（卷二“品秩”）规定:

> 内、外扎萨克各旗属下人等，有因从其主归降及随军向导有功，敕给达尔汗名号世袭者，其顶戴、服色、坐褥，各视其当日原得二、三、四、五品，比照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服用，不得僭越。[24]

法律从顶戴、服色、坐褥等方面规定了达尔汉所享有的特殊身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准许世袭罔替的达尔汉也有被废除的事例。蒙古文档案记载:

> 奉天宽温仁圣帝敕谕，阿邦，尔随征毛明安时，全歼敌人，授予和硕齐达尔汉号，

免征驿马，世袭罔替。后崇德五年二月十日，不给使者驿马，并因殴打驿丁罪，废达尔汉号。后又恩诏复为达尔汉和硕齐号，不准承袭。顺治八年三月初一日。[25]

前面我们论述了达尔汉号从蒙古传到后金国（清朝）的情况。当初，包括蒙古大汗在内的蒙古各部之长都有权将此号授予立有相应功绩者。藏传佛教传入蒙地后，达赖喇嘛也拥有这样的权力。总之，地位高者授予地位低者是达尔汉授予的一般规律。因有这一惯例，顺治七年（1650），外喀尔喀土谢图汗部首领丹津喇嘛授予清朝使者侍卫喇嘛“达尔汉绰尔济”号，而后引发了一场废号活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其事:

> 察干喇嘛、固锡阿木布、必理科图囊苏、侍郎沙济达喇、席达礼、启心郎奈格等人审理曰：侍卫喇嘛，尔乃大国汗使臣，受小国赐号者，非也。念尔为喇嘛，免死，籍没家产，驱逐。嗣后，永不任用。审毕，启皇父摄政王，奉父王旨：勿籍没喇嘛家产，停每年所发俸禄。因系白身喇嘛，日后禁入皇上御门、皇父摄政王之门、众王、贝勒等之门。[26]

这是满洲与喀尔喀蒙古争夺政治上的话语权的表现。随着清朝权力的集中，当初努尔哈赤从一个蒙古部落首领之子那里接受汗号，至此已经是无法被接受了。

结　语

总结清初达尔汉号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征：第一，人数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蒙古各部的归附，至崇德年间，拥有各种达尔汉号的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名称也呈现多元化。第二，功能虚化。达尔汉号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但到太宗皇太极时，该号的功能却被虚化，只能作为一种自由人的身份标志而存在。第三，使用长久。在清初国家初创时期，从蒙古借用了很多制度模式，但随着其政治生活的复杂化而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制度。不过，达尔汉等名号却一直延用到清中晚期。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清朝政权特征中的某些蒙古因素一直与其相始终。

＊本文系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 11BMZ011）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②韩儒林 《蒙古答剌罕考》，《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王士琦 《三云筹俎考》卷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明万历刻本。

④萧大亨 《北虏风俗》“战阵”，明刻本。

⑤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98 页。

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八《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荒字老满文档册），广禄、李学智译注，1970 年，第 3—4 页。

⑦［法］伯希和著，耿昇译 《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28—129 页。

⑧蒙古勒呼 《蒙古文文献中的“古英（güying）”称号考释》，《蒙古史研究》第九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

⑨陈捷先著 《满洲丛考》，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 142 页。

⑫⑬《旧满洲档》（6），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 年，第 2830 页；第 2702 页。

⑩《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⑪《旧满洲档》（5），第 2086 页。

⑭㉑《旧满洲档》（10），第 4795 页；第 4871 页。

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第 179—180 页。

⑯《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 68 页。

⑰《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 345 页。

⑱《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 50 页。但据《满文老档》说授予巴珠代都喇尔达尔汉号是天聪五年的事情。

⑲《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第 116 页。

⑳《旧满洲档》（7），第 3458—3459 页。

㉒㉓《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 131 页；第 132 页。

㉔《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0 页。

㉕《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三辑，第 240—241 页。

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第 156 页。